

“四有”小丛书

SIYOU XIAOCONGSHU

做有纪律的少年

一个“自由大王”的转变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做有纪律的少年

——一个“自由大王”的转变

于大卫 许万全 王德文 著

四有小丛书
做有纪律的少年
——一个“自由大王”的转变
于大卫 许万全 王德文 著

山东教育出版社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375印张 64千字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5,070

ISBN 7—5328—0617—0/G·523

定价 0.94元

序

写给孩子们看的书，我读得并不算少。但是，把跟孩子们关系很密切的老师写给孩子们看，却不多见。读了于大卫、许万全、王德文同志写的《“自由大王”的转变》一书的初稿，觉得很有新意。

孩子当中确实有“调皮鬼”，有“自由大王”。但是，这样的孩子并不是天生的“坏蛋”，他们的本质都不坏。需要老师和家长乃至全社会关心他们，爱护他们，用正确的方法教育他们，帮助他们“转变”。这本书就是用生动形象、令人信服的生活故事，向人们展示了这个道理。寓思想教育于文学故事，应该说这是作者完成得很好的任务。

写给孩子们看的书，笔墨较多地集中在做孩子工作的老师身上，是这本书值得称道的特色。我们那一代当小学生的时候，老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大致都是神圣的，是学生们崇拜的偶像。即使是很凶的私塾老先生，当学生的也不敢有半点非议。要学生“转变”，只须老师一句话。据说现在的学生也“复杂”了，并不都把老师的话当“圣旨”。这是件好事，说明他们有独立意识、民主意识，不再是糊里糊涂的“盲从”了。从另一方面讲，这也是坏事，说明他们还不理解老师，还不懂道理。如果当学生的都不听老师的话，反对

老师，都去搞“自由”，那我们的学校教育还起什么作用呢？这样说来，沟通学生和教师间的感情，加深相互间的理解，的确是很重要的了。这本书着力刻画了老师的形象，孩子们会从中理解老师对他们的深厚感情，对他们的亲切关怀，对他们的热切期望。我相信，有点“自由”的小朋友，一定会感到对不起老师，自己也就“逼”着自己“转变”了。

书中小主人公的形象，也是很有意义的。被人“害”，又去“害”人，优良的恶劣的品质集于一身，可亲又可“恨”。这样的孩子在生活中并不少见。正确的教育终于使他醒悟，变得那么叫人爱。这会使更多的孩子从这面镜子中照出自己的影子，少走些弯路。

对于教育，我是门外汉。但是，我喜欢这本关于教育的书，喜欢书中的故事，喜欢书中的人物，喜欢书中的寓意。趁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把它推荐给更多的小读者、大读者，也了却了我一直想为教育后代做点事的心愿。

峻 青

1988.5.

内 容 提 要

鲁明是一位本质好但是纪律上自由散漫的学生，对班集体与他个人都造成一定的损失。刚从教师进修学校离职进修回来的万老师，根据教育理论采用恰到好处的教育方法，在学校领导和其他教师的配合下，使鲁明彻底变好，成了一位有纪律的少年。

目 录

一、卖西瓜的孩子·····	1
二、走马上任难·····	7
三、原来他是“自由大王”·····	13
四、暑假活动小红花·····	22
五、第一次夺魁·····	32
六、“谁是破罐子!”·····	41
七、谁摘了“少年之家”的牌子?·····	52
八、老师不在家·····	61
九、花木场的收获·····	72
十、一堂作文讲评课·····	78
十一、滑冰场上·····	86
十二、金星闪耀·····	95
后 记·····	101

一、卖西瓜的孩子

暑假快结束了，暑气还没有退下去的迹象。

天热得要命。下午三点，是太阳正毒的时候，我到县教育局拿了调令急着到新单位报到，顶着烈日上路了。从县城到我们薛家庄镇，才二十来里路，而且是一路的大平道。可是没到七里堡，我就热得喘不过气来。浑身被汗水湿得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。柏油马路已经被晒化了，软绵绵的，自行车的轮子似乎陷进路面被粘住了，每蹬一圈都费很大的劲。

上了新屯墙，路两边树荫下，卖西瓜的，卖汽水的摆了长长的两行。这里是烟威公路沿线摆小摊最多的地方，听说每天能销上万斤西瓜。我也真渴了，跳下车子打算买个瓜吃。

“师傅，尝尝谭金泊大西瓜，保熟保甜，不熟不甜不要钱。”

我的车还没支好，一声尖溜溜的娃娃腔就钻进我的耳朵。我循声望去，路南边一个瓜摊后边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儿，笑咪咪的，正冲着我喊：“师傅，快来吃块西瓜解解渴。”

也许是职业的缘故吧，我喜欢孩子，对卖西瓜的小男孩

产生了兴趣。支好车子就径直朝孩子的瓜摊走去。

“师傅，请坐，擦擦汗。”那孩子没等我靠近瓜摊，就一手递过一个小板凳，一手递过一块挺干净的湿毛巾。

我坐在瓜摊前，接过毛巾擦了擦汗，扫了一眼小小的瓜摊：总共才七八个瓜，一张小方桌擦得干干净净，一把用锯条做的切瓜刀用得锃亮。

我动手扳过一个瓜，捧起来弹了弹，放下了，又扳过一个，又放下了。熟了的，嫌太大；小一点的，我又怕不熟。那小男孩见我挑了两个瓜都不满意，赶忙拿过一个绿皮瓜：“师傅，您尝尝这个，保您满意。”

我笑着点点头，他把西瓜放进秤盘，边秤边喊：“四斤八两，一毛五一斤，七毛二分，算您七毛。”他的帐头真快，边秤边算出数来。他把秤好的瓜放在小桌子上，拿过刀，“嗤、嗤、嗤”几下就把瓜切开。看得出，他很熟练，瓜块匀称，每块的大小正合口。我不由得打量起这个孩子：粗眉毛，大眼睛，虎头虎脑，墩墩实实，使我联想起电影《小兵张嘎》里的胖墩。那机灵劲，也酷似“嘎小子”。

他拿过一块瓜双手递给我：“师傅，您先尝尝，真正的谭金泊大西瓜。沙瓤，皮薄，糖份多，吃上一口，象是喝了蜜糖呢！”

“不熟不甜不要钱，对吧？”我想起他那口头广告，有意逗他。

“对！信誉第一嘛！”他调皮地一笑。

我咬了一口，确实是沙瓤，真甜，真解渴。一片西瓜还

没吃完，我就觉得爽快多了。

我随手又拿起两块瓜，一块递给那孩子：“小朋友，谢谢你给我挑了好瓜，这块算我奖励你的。”

“谢谢师傅，我天天吃呢！”说完，孩子赶快吞了一口唾沫，低下头用芭蕉扇赶那些想落在瓜上的苍蝇。

我真的喜欢起这个孩子来，聪明、懂事，这么热的天来帮着大人卖瓜。



“小朋友，这瓜是你家里种的吗？”我边吃瓜边和孩子攀谈起来。

“不是，是我们到谭金泊贩的。”

“你家大人呢？”

“爸爸在修配厂，妈妈在粮店，都上班去了。”

“这是替你爷爷卖的吧！”我自作聪明地下了结论。

“不，这是我们的。”他又把“我们”说得很重，有些得意地笑了：“我爷爷早就离休了，和奶奶都住在城里呢！”

又来了一个买瓜的，孩子又热情地招呼卖瓜去了。那人挑了几个都不中意，孩子赶忙递过一个：“师傅，尝尝这个，保您满意。”那人理也没理，把几个瓜都拍遍了，最后挑了一个，拿起刀在瓜的背阴面切了一个三角窟窿，挑出一块瓜瓤，嫌不熟，又要切另一个。

孩子赶忙拦住，诚心诚意地说：“师傅，那个瓜保证熟了，不信我切开您看，不熟不要钱。”

我也看见那人挑出的瓜瓤，背阴面都红了，就帮孩子说了一句：“同志，这瓜熟了，就别难为孩子了。”

那人不答话，又挑了一个，切个三角口，挑出瓜瓤来看了看，才让孩子称。

孩子也是边称边报数：“八斤三两，一毛八一斤，总共一块四毛六分六，您给一块四毛六吧！”

那人掏钱的当口，孩子诚恳地说：“师傅，您切的那个瓜真的熟了，您把它切开我们就不好卖了，您给一毛二一斤买了吧，我们保个本。”

“谁爱要谁要，卖不了你就吃了。”那人终于开口说话了。说完，找出钱交给孩子，拿起瓜就要走。孩子点了点钱，忙说：“师傅，您还少六分钱呢！”

“六分钱也值得要！”那人嘟囔了一句就走。

孩子追上去，“师傅，公买公卖，您怎么不多给四 分钱凑个整呢？跟小孩子来这个也不觉得脸红。”

周围卖瓜的，买瓜的都看着这两位争吵，我也站了起来，向孩子走去。那人大约知道理亏，气哼哼地掏出一角钱：“给你！”

“等等，找您四分钱，多一个我也不要！”孩子从兜里找出四分钱，双手交给那人。

我这才注意到瓜摊旁边的小木板上写着：“保熟，0.18元。”

“小朋友，你卖瓜一角八分一斤，怎么算我一角五分呢？”

孩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您是我碰到的第一个信小孩子话的，价格优惠。”

不知是我吃这个瓜为孩子做了无声广告，也不知是孩子会做买卖，不大工夫，除了被那人切开的瓜外，那五六个瓜都卖出去了。我指着那个瓜说：“小朋友，这个瓜称给我，你也好收摊回家了。”

“还早呢，我们的瓜快来了。”说着，打起眼罩直往远处看。

我拿过秤，把那个瓜秤了秤。

“小朋友，这瓜八斤四两，一角八一斤，该给你一元五角一分，加上我吃的那个，也照一角八分算，该再给你八角六分，一共二元三角七分。”我打开钱包，拿出三元钱交给孩子。

“不，叔叔。”孩子早就不叫我师傅了，“这个瓜说好

了，保本一毛二，八斤四两正好一块钱。您吃的那个瓜其实也不算优惠，主要是个头小，说七毛就七毛，总共一块七。这一块您先拿着，我再找三毛钱给你。”

我没有接，说：“小朋友，不用找了，多的算是奖励。”

“无功不能受奖，叔叔，”孩子说起了大人话，“公买公卖，我不多收您的钱。”说着，拽住了我的胳膊。

“大明哥！”

我们正在争执，不知从哪里钻出四五个大汗淋漓的孩子，还有一个小女孩，年龄都跟卖西瓜的孩子差不多。他们把我团团围住，极不友好地盯着我，其中一个光膀子的孩子不客气地问我：“怎么，大人买西瓜欺负小孩？”

“富强！又乱扔手榴弹。这位叔叔是要多给我们钱！”这位被称作“大明哥”的卖瓜孩子极有威信，经他一说，那几个孩子的脸马上阴转晴，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。大明也趁机把找好的钱都塞给我。

“大明哥，这一趟我们拉了一百八十斤，还外加一个大的。俺姑父说，快开学了，这是最后一趟，慰劳慰劳我们。”那个小女孩跳到“大明哥”跟前，爆豆似的汇报。

“好哇！你们快擦擦汗歇歇，我把西瓜搬几个下来。”

我这才看见瓜摊后放着一辆平板车，装着满满的四筐大西瓜。不用说，是刚才这几个孩子拉来的。我仔细端详了一番，这几个孩子不象是一家子，倒象是同学。准是暑假期间哪个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吧，怎么会没有老师在场呢？我心里直犯嘀咕，可又打心眼里喜欢那个叫“大明”的孩

子。说真的，如今农村的孩子也掉在福圈里了，撒娇还撒不够呢，还有肯吃这种苦的？何况贩西瓜卖又不是“过家家”玩，大人有时还失误呢。

我看了看手表，哟，快四点了，一个西瓜竟吃了大半个钟头。我得赶紧走了，还有十多里地呢。

“小朋友，唉，大明，你们忙，我走了，再见。”

“叔叔再见！”大明深情地向我扬了扬手。

“叔叔再见！”那几个孩子也都跟着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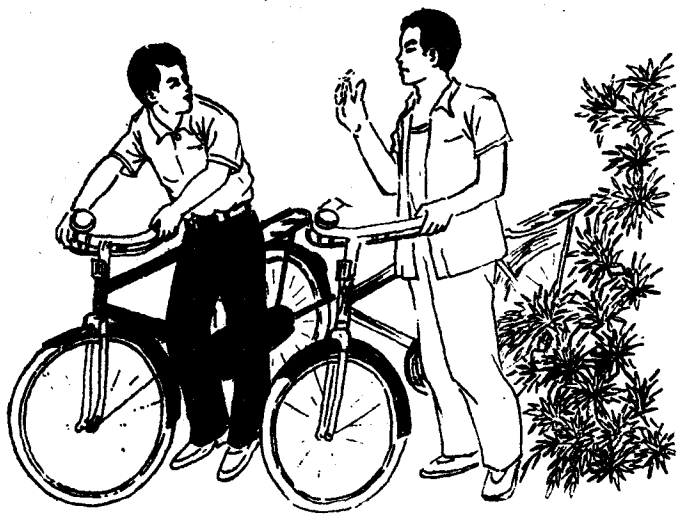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走马上任难

到了薛家庄镇，我一看表，快四点半了。今天得赶紧找文教助理员报到，再有两三天就开学了，说什么明天也得到新单位。两年没教学了，开学前的准备怕来不及。离镇政府还有一段路，我心里一急，不由得加快了蹬车速度。

快到镇政府了，正碰上薛家庄中心完小的刘校长，他听说我分配回薛家庄，执意要陪我去找文教助理员报到。

见了林助理员，刘校长大老远就喊：“助理员，这回可该让我‘捡洋捞’吧！”

“你咋唬啥呀？”林助理员抬起头看见我，很热情地招呼我坐在电风扇跟前凉快凉快。我先把县教育局的调令交给他。他看完，也乐了，对刘校长说：“怪不得你咋唬了！是不是又瞅上门道了？怎么该就给你呢！”



“没人你说没人，有人你又不给，这不成心瘸我一条腿吗？”

“就你滑头，这回算你走运。”说着，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调令，填好，递给我说：“老万，你就到中心完小去吧，怎么样？”

我能说什么，就怕干不好，就说：“我没什么，听组织安排。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刘校长一把将我的调令抽去，说：“行了，今天你就算到单位报到了，先回家看看，明天休息，后天一早到学校。”

我是个急性子，家里又没有什么事，第二天就带着行李赶到中心完小。正巧，刘校长和教导主任杨川林正在研究安排工作。

杨主任先给我安排好办公桌和宿舍，就又和校长研究工作去了。我怕打扰他们，先把带来的书籍资料放在办公桌上，就到宿舍去了。没等我铺好床，刘校长进来了，帮我挂好蚊帐，就拉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了。

屁股还没坐稳，刘校长就单刀直入：“你是个急性子，提前来了；我也是个急性子，把工作安排跟你说一下，征求意见。”说完停住了，站起来，给我倒了一杯水，看着我。这很明显是叫我表态。我接过水，放在桌子上，问了一句：“给我怎么安排的？”他没有急于回答，象是卖关子：“说你急性子，还真是急性子。先别管给你怎么安排，说说你有什么打算没有。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那好吧，你就担任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，语文、自然、思想品德三门课，怎么样？”

“送毕业班？您就不怕砸了锅？还是先从头锻炼吧。”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。“砸锅我不怕，这可真是叫你锻炼锻炼，看看你学了两年有没有长进。”刘校长也是半认真半开玩笑。顿了顿，刘校长神情比较严肃：“直跟你说吧，倒不是真有意要锻炼锻炼你，可真得给你副重担子。我为什么跟助理员要人那么急？全镇教师调动早就结束了，昨天上午县教育局一个调令，镇长夫人周芳桂随着镇长调走了。今天下午开校长会，我跟助理员要人。人都安排好了，哪个校长愿意给？要不是你回来，我这儿还真得缺一个人呢。周老师一走，留下的是个乱班，纪律太差，哪项工作也跟不上，半路再换

谁也为难，你来的是个当口，就先救救急吧。

“我还真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了。不过我确实没把握带好这个班，只能试试看了。”

“哟嘿！这可不象是你说的话，一点筋骨也没有。白到县进修学校学了两年了。我可告诉你，用什么法试我不管，责任目标可不能含糊，一个月摸情况，两个月有起色，一个学期要大变样。怎么样，抻抻筋力，动动脑筋，打响这第一炮。”

“那个班会怎么乱，您不给我介绍介绍，让我盲人骑瞎马呀？”我急于知道我接这个班的情况，见刘校长想走，就紧跟了一句。“不要急。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，还得你自己先了解一下，掌握第一手材料。五二班尽管很乱，能闹腾得翻江过海，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。”刘校长并不直接回答。

“先给说个大概，我也好心中有数。”

“待会儿我让杨主任跟你说说基本情况，供你参考。淘气包子不是坏孩子，你心里可要有这个数。明天我给你找个参谋，她会帮你找到开门钥匙的。”

校长跟我说完话，又忙别的去了。我掂量着他的话，还真有压力感呢。

我回到办公室，杨教导主任把五二班的学生登记卡、花名册等交给我，简单向我介绍了这个班的大体情况。他告诉我：这个班的学生纪律差、难管，学习、劳动各项活动都不跟趟，老师们去上课也感到头痛。特别是那个叫鲁明的，简直